

多重人格的周佛海(下)

(本文插圖刊49頁)

王覺源

夫妻父子混濁一團

周佛海站穩偽政府以後，野心更大，深知特務工作的作用和力量，便利用日本人的介紹，與上海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丁默村等相結納（中央調查統計局駐滬機關，日人至滬，即已投靠）。丁默村、李士羣就此由梅機關轉靠到汪偽政府，在周佛海領導之下，建立其特工組織。從此周更如虎添翼，一身掌握金融、財政、特務等大權，更是炙手可熱。民國三十三年，復兼任上海市長。他在十里洋場的上海，排場之闊綽，揮霍之豪奢，較之當年在日本以報紙作墊褥的生活，真不知相距幾千萬里。

周妻楊淑慧，有人稱她是個好女子，「既淑且慧」。有人說她有雌老虎的雅號，亦叱鷄司晨之流。不論孰是孰非，當時她有京滬女大亨之名，便不可否認。周佛海係偽府的特務頭子，楊淑慧亦有自己的特工組織。周的特務對外查究奸宄；楊的特務，則對內監視老公。因為周沒有煙酒牌賭不良嗜好，惟愛拈花惹草，得志以後，更是到處留情。如在南京私通其家庭教師，私戀秦淮歌女豔麗秋，沉迷北平韓家潭妓女小桃，金屋私藏上海女伶筱斐紅，已是人所共知之事。在上海初為周佛海佈置桃花窩的，係上海復興銀行的孫耀東。後被楊淑慧特工人士偵悉，一日，楊找孫至其私宅，澆了他一身大糞。孫既從此倒霉，周

亦轉移了陣地。故態不改，反變本加厲，尤經常消磨於「大觀園」內。楊亦自覺監視老公已厭倦了，以後便裝聾作啞。周佛海的次子名幼海，當年因為老子有錢有勢，兒子亦成了花花公子型的人物，風流不亞於乃父，更是一「幹父之蟲」之流耳。傳說：周佛海有個情人史丹平，為上海有名的交際花，幼海亦常與之談情說愛，且藏嬌於青島，行將結婚。適楊毓琦任山東省偽省長，幼海即挽之證婚，並在濟南大排喜宴。楊不明其內情，為討好其父周部長計，乃馳電向周道賀。周氣憤已極，怒形於色。周妻楊淑慧適在其側，則冷笑不已，並謂：「上樑不正下樑歪。現在木已成舟，尚有何言？」且督周覆電，囑幼海小夫婦早日返滬，參加老祖母的慰靈祭。這樣一個家庭，那能有出色的表現？

利用中儲周錢合作

對日抗戰時期，在敵偽佔領區域，中國有南北兩家銀行系統，皆在日人操縱把持之下。北方為「中國聯合準備銀行」，成立較早，汪時曝為總裁。南方在上海有「中央儲備銀行」，即南京偽政府的中央銀行，活動範圍限於上海、南京、武漢、廣州等地區，往北不許跨赴徐州。「中儲券」約值「聯準票」的五分之一，即北票約十八對南票一百。此兌換率，一直維持到日本投降。中央儲備銀行完全是由周佛海一手搞成的，

因為他當時已掌握了南京偽政府的財金大權，才能有此比羣奸大的魄力。不過此事仍須經過日本人的批准，周以「日本通」與親日之故，每與日人有所商求，多半是許可的，並推薦錢大樞（書城，行三，人多稱三爺）擔任中儲總裁。周奉日人的意旨，湊往大連邀錢。錢亦非常乖巧，揣摩周意後，當即聲明：願負完全責任，但「總裁」名義，則再三謙讓，必請周兼攝乃可，周亦「正合孤意」。錢便任副總裁兼上海行的總經理，以抗戰前夕新落成的上海北京路圓明園路外灘中國銀行為行址。自此周、錢狼狽為奸，利用「中儲」，操縱了中國東南半壁的金融財政，財源滾滾，私囊日益充盈。周、錢不僅在經濟上勾結起來，即風流玩樂之事，也是合作的。

周佛海找到錢三爺錢大樞來替他搞中儲銀行，於是上海愚園路的錢公館，車馬盈門，非常熱鬧。錢三爺倒還平凡老實，沒有做過大的壞事，但是他的太太——錢三奶奶（一般人尊稱，年齡不大），却替他製造了「出人頭地」的聲勢和鼎鼎大名，許多不乾不淨的豐功偉績。於是錢公館不僅成了周佛海來滬時的臨時公館，亦「自家人」接洽公務私事之所在，且有汪家班大觀園之稱，成了南京顯要、各地軍政首長到上海來的駐足點，旖旎風光，不知顛倒了多少英雄好漢。這些人，後來大都成了周麻子夾袋中的人物，雖各樂其所樂，自然都以周佛海為中心。

日本投降，錢大樞亦以漢奸關係作了階下囚，判了死刑，比周佛海的罪重。此實因其狼藉聲名太大、財勢過高，雖利用多資，纏訟多時，改判了無期徒刑，及中共佔領上海以後，所謂人民法院仍不放過他，給以處死。

大觀園裡春光明媚

當周佛海初至大連找錢大樞時，日方早已傳訊先容。待周到達時，錢三爺自然特表歡迎，招待他住在「大連櫻町」一所洋樓大廈——錢公館（據說此屋係盛老五的女兒拜錢三奶奶為義女時的贈禮）。周佛海名住大連金城銀行，而朝夕吃喝玩樂，則都在錢公館。因為花訊年華的三奶奶，雖不算美，風度却佳，更有的是辦法，比北方「聯準」銀行總裁汪時暉的太太殷八姑（漢奸殷同之妹，能幹在汪之上）的手段辦法，更見高明。周佛海在錢氏夫婦殷勤巴結之下，便不覺落進了桃花潭裏，初至大連，便作了錢三奶奶入幕之賓。周雖淺嚐即止，而錢三奶奶則佔了先入為主之勢，以後在其家乾女兒的脂粉陣裏，周麻子亦大有樂不思蜀之概！

錢大樞既來上海「中儲」負責，愚園路錢公館的氣派，經過錢三太太精心設計鋪張之後，自不減於大連的錢公館，也才能博得「大觀園」的盛名。錢三奶奶原是北平八大胡同的女中英雌，人呼為「老九」，因其皮膚黃而面白，非常風韻有緻，又有「黑牡丹」的美譽。時錢大樞雖係金城銀行一中級職員，但家庭富裕，本已與朱慶瀾將軍的女兒結了婚，且生下一女，終以性情難

投，遂告分居（並未離婚）。錢因常跑八大胡同，與黑牡丹結了良緣，便被稱為錢三太太。抗戰勝利後，錢三爺以漢奸罪入獄，朱小姐由渝來滬探監，却不期與老九相值，秘密多時的真相，始大白於衆。老九氣極，便藉此跑到香港，準備與某醫生結婚；但事未諧，仍返上海。據傳：錢三爺在大連時，已早有隱疾，失去了閨房之樂。到上海以後，仍常有醫生穿房入戶，為三爺治病，也為三奶奶治了寂寞。周佛海在大連，能够輕而易舉的倒入三奶奶懷抱者，此亦重大因素。錢三爺對自己無可奈何之事，亦祇好明知之，固味之。上海大觀園裏，春光明媚，美不勝收，皆以錢三奶奶作中心，羣芳粥粥，盡是萍水相逢之人。日本投降後，大觀景色，風流雲散，多不可考。三十餘年後，老輩中人，猶有樂道其中之佼佼者。如錢公館的管家小姐某，豔若冰霜，而性情獨怪，人稱為大觀園門前的石獅子，勝利後，接收人員亦不逼近。胖美人姊妹花，原係北洋某財閥的乾女兒，後由財閥作主，姊嫁潘復，妹歸朱耀。三奶奶最親信的朱小姐，代管保險箱，除將箱中部份財物貢獻給接收人員外，大部則挾之遠走青島。藍蘭與某姓三姊妹，皆三奶奶在大連時的舊友；陸小曼為錢太太的煙霞客人。江友任係銀行界吳某的夫人，任錢三奶奶的書畫老師兼文牘，因三奶奶雖讀書不多，亦愛附庸風雅。北平有幾位名伶，如李少春等，每到上海，常下榻園中，也曾鬧了不少風波。

園中禁戀不敢問鼎

在大觀園衆多佳麗之中，被三奶奶暗示指定能與周佛海接近者，一為上海交通銀行某課長之女，算是三奶奶的靈魂，嬌小玲瓏，冰雪聰明，是大觀園中的出色人物；一為人稱許太太者，碩人碩頤，亦園中異彩。原已嫁得金龜婿，另又勾上某權貴，其夫的官運與她的豔名相得益彰，後以政治關係，被七十六號拘捕，關了很久。周佛海將她釋放出來，加入了大觀園，也收攬入懷中，並派到中儲任職。她一舉一動、一顰一笑，最能引人入迷，不幸中途病故，在大觀園中逞雄未久。

若此二嬌者，周佛海始終視為禁戀，明其內幕者，自不敢去問鼎，恐遭不測之禍；不知其底細而企圖染指者，必被園中司事者告以「不必再來」。

總之，大觀園中往來的人物，凡不够資格、標準、地位者，都休想入門。但男女雜沓，經常入新出舊，川流不息。說得漂亮一點，類似俱樂部，吃、喝、牌、賭、鴉片，無所不具；說得難聽一點，便不異今日之所謂應召站，但高貴得多。錢三奶奶才能因此抖起來，小小的錢公館，成了汪家班的大觀園。京滬名女人，又誰不想來走動走動？也很少沒有風流佳話留在園中的。大都問津漁翁，祇能點到而止，進而尋幽探勝，又必須另覓桃源。

見風轉舵戴罪立功

抗戰勝利前夕，約一年前後，周佛海默察日本人大勢已去，見風轉舵，投機與軍統局戴笠（

（雨農）將軍取得聯繫，頻送秋波，企圖戴罪立功。縱不做官，至不濟亦可減少罪刑。故日本投降後，他立刻接受了重慶中央特別縱隊總指揮的任命，調動軍隊，防護京滬。頃刻之間，搖身一變，又成了重慶國民政府的地下工作者。湯恩伯初蒞上海，他還趕到機場恭迎。他一方面保存了偽中央儲備銀行的大量儲備金——金條，等待中央接收；一方面自兼「京滬衛戍總司令」，維護京滬兩地及沿鐵路線的治安。直至中央軍陸續空運到達時，周的「京滬衛戍總司令部」，始行裁撤。同時，也被「優待」到了重慶。

江南原是國民政府民國十六年定鼎後的首善之區，也是汪偽政府的近畿。京、滬、杭三角洲地帶，當時全是偽軍第一方面軍任援道所轄的十四個師，總數不下十餘萬人。在日本已經投降，中央軍尚未進駐來這一中空階段，青黃不接時期，這些偽軍的脚跟，向左向右，都很自由。縱不能說是可以左右中國全局，也確有舉足輕重之勢。周佛海既握緊了任援道，而任援道亦有回頭是岸的企圖。周、任合作，才得維持江南秩序而未亂，以待中央來解決。也才使中共部隊雖出沒於京郊孝陵衛、滬市、浦東、滬西，而地方沒有受到損害，京滬、滬杭兩沿線城市，閭閻不驚。以故後來周妻楊淑慧，為保全周佛海的性命而奔走求援時，第一方面，請了三大律師——章士釗、王善祥、楊家麟，準備大打官司。第二方面，收集有關證件，有許多黨國要人書面證明：「周佛海在勝利前一年，工作都表現得很好」。同時走「曲線救國」（表面投敵）的將領，亦簽字證明

「在抗戰期間，獲得周佛海很多援助」，都代求司法機關對周佛海減罪與緩刑，他們自然都不是憑白、循私、護罪的。

故憑良心來說，周、任兩人縱是投機取巧，企圖戴罪立功之謀，實也不無微勞足錄。所以湯恩伯在某一會議中，對他們兩人也大加讚許：「能以國家民族為重，個人出處為輕，自動把軍隊與庫存交出，為眾表率，聽憑國家處置，為國家省掉許多麻煩，這誠是可喜的事。」會中一時掌聲大作，也替他們添了許多顏色。這固是湯恩伯籠絡有方，處置得當。而周佛海之臨危改圖，任援道之放下屠刀，乃能使中央順利的完成任務。結果他們立了功，仍不能免其刑責。後之論者，頗不一其詞。其實套一句江湖人士的口吻：「死罪可免，活罪難逃。」國家也毫無虧於彼輩。

黃梁夢醒階下成囚

汪精衛的南京偽政府，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開臺，至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，羣魔齊舞，粉墨登場，做了四年五個月的黃梁夢。夢醒，則分別落入各地的監獄。周佛海於日本投降見風轉舵後，三十四年九月底，便被優待至重慶。他原來賴以與中央聯繫的戴笠將軍，則不幸於三十五年春在南京上空墜機殉難。這對周佛海、羅君強、丁默村等人，自然是一極嚴重的打擊。在此生死邊緣，好好歹歹，都已「死無對證」。即不怪周佛海後來傷痛的說：「為我帶來了大不幸！」他們亦於是年七月，由渝解送至南京法院審判，先禁押在看守所，案定後，三十六年四月，移解老虎橋監獄（簡稱虎牢）。他由上海而重慶而南京，蓋已三遷鐵窗矣。時首都高等法院宣佈周之罪狀：「謀通敵國、圖謀反抗本國的漢奸，判處死刑」，他還當庭強詞奪理辯護說：「我的作為動機，是為收拾破碎的半壁河山，以備復演民國十六年的寧漢合作。」復經過其妻楊淑慧的百般活動，三十六年三月，始獲蔣主席特赦，改判為無期徒刑。蔣公之特免其一死，或許仍是受了戴笠將軍生前當面報告說詞的影響。周佛海在監中，則猶自欺不已的說：「由於戴笠的不幸，也為我帶來了大不幸！」（以為戴在，他不会判刑）從此，周佛海的腦海中，又閃現出另新的希望：以為三十七年行憲，大總統選出後，將舉行特種大赦，他便可能恢復自由。終以他的「八字大限關節」到了，命運多舛，尚未待到此一大赦的時光，便先病死於虎牢。

虎牢探友何忍有記

周佛海關進虎牢以後，不僅眾叛親離，其親友和部屬，都諱莫如深的怕提起「周佛海」三個字，自然更不敢去探監。據我所知，有一位老報人龔德柏先生（國大代表，在臺去世），古道熱腸，由重慶復員來到南京後，曾去虎牢探視過一次。據他說：「周佛海關在一間小房間，獨居一室，牆壁上開了一個小圓洞，用粗鐵絲網着。當他出現於洞口我面前時，光着頭，面色灰暗。我心裏若無備於先，幾難相認。穿一件長衫，笑着對我說：『次筠（龔字），我隔着鐵窗，今天無法和你握手了。』我詢以生活情形，他祇說：『世態

炎涼，幸有老妻常來送送牢飯和衣服。」閒聊一會，頗有點牢騷。不過對中日問題沒有談到，亦絕未涉及政治問題。我也深緘其口，不欲引發他的談鋒。他在監中每天都寫有日記，幾年未斷；但友朋中誰都未明其日記內容。我和他分別時，他還笑着說：「次筠，你回去不妨寫篇文章，題目是『虎牢探奸記』。我和君左（易）也說過。注意：不是監獄之監，而是漢奸之奸。」仍然苦中說笑，不脫過去的風趣。朋友落難至此，已覺難過，我又何忍有記！」龔繼謂：「與周佛海由渝同機押解來京者尚有三人，亦得了見面機會，雖不太熟，却早互知。羅君強臉上發紅發白，鬍子刮得乾乾淨淨，戴一副太陽眼鏡，着長衫，不減幾年前的風度。羅君強隨周佛海參加偽政府後，歷任司法部長、安徽省長、上海市政府秘書長等職，尙具政聲，在上海更有『羅青天』之稱。他本是判了死刑，法官以其在安徽省長僞官任內尙能愛民，免其一死，改爲無期徒刑。丁默村（僞社會部長）見面時，戴上口罩，謂有傷風不能多談，這或許是一種遁詞。不過他與我見面後的第二天即被槍決了。當他一聞死刑執行令下，即魂飛天外，面無人色，一言不發，一步難行，臨刑時已完全失去了知覺。如此不值價，不知他曾想過否：在他手下冤枉死了多少人？周佛海的小舅子楊醒華，自以爲受周連累，一直不願和佛海講話，判刑較輕，其妻亦常來探監送飯。時聞江亢虎（僞考試院長）亦在監中，但未見到。」

未伏國法瘦死獄中

談到周佛海之死，瘦死獄中，算是他第三次的死。民國十六年，周佛海從武漢到上海，以其產嫌疑，被清黨委員會楊虎捕獲要槍斃，經其妻楊淑慧千方百計求陳銘樞轉懇委員長蔣公救了他，這是他第一次死中得生。以漢奸入罪，判了死刑，仍經楊淑慧多途奔走，卒得國恩浩蕩，特赦其死，這是他第二次的重生。自被關進南京老虎橋監獄後，由於起居飲食生活的失調，身體便漸漸衰弱下來。

尤其獄中連木板床都沒有，一床草蓆，墊在潮濕的地上，就是他每天寢息之所。若此，不病也得病，而且病得不能起來，情形也够慘了。死前一兩個月，病重之日，口不能言，飲食不進，既不能睡，亦不能坐。他把被褥疊高起來，就日夜俯伏於其上，喘息着，呻吟着，最後週身劇痛，經過約一月的慘呼號叫，直至三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，因心臟病劇發而死，時年虛歲爲五十二。據說：他的屍體停放在南京萬國殯儀館，還睡到一口楠木棺材，有幾個生平友人主祭，葬於南京市郊湯山附近的永安公墓。

後來羅君強向探監人士說：周佛海病重了，應該讓他保出去，死也應該死在醫院裏。他言下之意，似很滿司法行政部的不准保出就醫（周妻楊淑慧爲保周出外就醫，費了大力，終不能行）。這自然有點物傷其類、兔死狐悲的味道。或祇想到一面，而未看到外面的世界。他並說：周佛海臨死時，家裏親人一個都沒有在旁，同難的親友也沒有人在身邊，還不知是什麼時辰落氣的。言後眼淚汪汪，不勝淒然！

其鳴也哀悔之已晚

周佛海死了已快四十年了，爲功爲罪，這是史家的事，我輩夫復何言？不過日本投降，他維護江南半壁，未盡塗炭，自屬事實；但政治上所留下的惡果——民族罪人，功罪是絕對無法對銷的。不過據追隨周佛海二十餘年的羅君強說：周佛海生平，對於蔣先生（指先總統蔣介石）是絕對尊敬的，即在南京，也始終未有一言不敬之處。他離開重慶，當然是主和主戰意見上的不同。而他引爲遺憾的，就是臨行未向陳布雷先生說得一聲。因爲陳布雷是個賢者，那時他是侍從室的主任，周佛海是副主任，在友情上，他到死還有內疚。羅君強如是說，亦姑記之。周佛海在老虎橋獄中的遺詩，已經傳出，我所知道的有兩首。一爲他生日口占：「前年淞滬去年渝，今日都門一罪徒，居地三遷人兩世，乾坤俯仰舊頭顱。」爲哭丁默村：「東南板蕩憑同保，巴蜀幽巖感互憐，贏得千秋無限恨，孤魂應是化啼鵑。」頗有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」之歎，亦似有感傷於世事的滄桑與人心的炎涼，而戀生畏死之常情亦有流露。早知如此，何必當初？悔之晚矣！周佛海身後之事，外面並未多傳。余亦僅知：周佛海死後，其妻楊淑慧住在上海小沙渡路一棟頗爲高尚的公寓中，與兒子幼海及媳史丹平同住。史原爲上海的名交際花，嫁幼海後，已洗盡鉛華，成爲能幹的主婦。中共竊據上海時，楊淑慧全家尙留在滬，後聞被清算鬭爭。周幼海雖已入了共產黨，却未能作到家庭的護符。（全文完）